

什么样的创业能够促进经济发展?

——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邹 欣*

摘要: 创业创新作为中国进入新常态后着力打造的新引擎之一,肩负着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发掘新增长点的重担,同时也是实现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方式之一。本文利用 2002-2013 年 33 个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和缩小收入差距三个维度,分别分析了创新型创业和一般型创业两类创业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同时,对比了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两组子样本中不同类型创业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创新型创业可以提高经济增速、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缩小收入差距,在中等收入国家表现尤为显著;一般型创业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有限。因此,政府应该鼓励创新型创业,进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实现供给侧改革。

关键词: 创新型创业;一般型创业;经济发展

一、引言

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口号提出后,不同地区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创业的政策,国内又兴起了新一轮的创业潮(谭楚丹,2015)。根据国家工商总局的数据显示,2017 年上半年日均新登记的市场主体已经高达 4.9 万户。^①然而,高创业率未必会促进经济发展:一方面,高创业发生率很可能伴随着高创业死亡率,例如,2017 年上半年新登记的市场主体有 887 万户,而退出的市场主体(注吊销)就有 478.5 万户。^②

另一方面,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其创业的特征也存在差异。Banerjee 和 Duflo (2007)曾提到,低收入国家的大部分穷人都在扮演着企业家的角色,但是,由于他们创业的门槛很低,难以获得较高的回报率,从而一直在温饱线徘徊。据统计,2016 年美国提升自我的创业^③占比是 73.6%,而中国是 39%^④,远低于美国,说明中国的创业大多以一般型创业为主,虽然这种类型的创业可以维持生计,但是,由于其主要提供同质性的产品或者服务,缺乏市场竞争力,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大。所以,不同种类的创业对经济运行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 邹欣,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邮政编码:100871,电子信箱:zouxin@pku.edu.cn。

① 参见 <http://www.saic.gov.cn/hd/ftzb/hdzb/gsjxwfbh/>。

② 参见 <http://www.saic.gov.cn/hd/ftzb/hdzb/gsjxwfbh/>。

③ 提升自我的创业是指除了发现创业机会外,创业者有强烈的意愿通过创业提升自己的能力,在创业的过程中吸收新的知识并转化为商业价值。

④ 参见 GEM Global Report 2016/17, <http://www.gemconsortium.org/report>。

既然如此,我们在鼓励创业的同时,更应该思考的是,经济发展需要什么样的创业,这种类型的创业是如何影响经济结构的升级进而促进经济发展的。鉴于中国正处于新常态下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本轮创业潮的意义也更为重要,其不仅肩负着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发掘新增长点的重担(辜胜阻等,2015),同时也是实现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方式之一。那么,本轮创业潮的内涵至少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第一,能够改善现有的产品或服务,提供更加优质化的消费体验;第二,能够发掘用户潜在的需求,开发新的产品或服务。

现有的研究大多关注技术进步或者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缺乏对揭示技术进步或者创新是通过何种方式作用于现实生活的研究(Acs and Armington,2004)。创新本身并不能促进经济增长,只有当创新商业化,通过创业这一载体,才能影响经济增长。本文利用2002-2013年33个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将经济发展分为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和缩小收入差距三个维度,分别分析了两类创业(创新创业和一般型创业)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同时对比了不同收入水平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两类创业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本文主要的创新点有:第一,考虑了创业的异质性。根据创业企业是否提供新的产品或者服务,将创业分为两类:创新创业和一般型创业。第二,不仅考虑了不同类型创业对经济增速的影响,还考虑了不同类型创业对经济结构的影响,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和收入结构。第三,对比了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不同类型创业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通过跨国经验事实的比较,为我国加快创业创新发展提供借鉴。本文结构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述评,第三部分是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第四部分是实证分析,最后是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文献述评

学界对创业的研究虽然最早可以追溯到 Cantillon(1755),随后, Schumpeter(1934)早在1911年也曾指出创新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创业是实现创新的载体,但是,这些研究均未引起主流经济学的重视。现有文献集中于研究创新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而忽视了创新是如何实现的。学者们常常将创新等同于创业,然而,创新和创业其实是两个概念。Acs等(2005)认为创业的重要性体现在其能将知识转化为投资,是创新的载体。Henrekson(2014)指出,创新本身对经济增长没有太大影响,只有将创新的成果商业化,才能促进经济增长。杨以文等(2018)认为,创新型企业试点政策对于创新型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作用。

对创业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真正开始引起注意的是 Drucker(1985)提出的创业经济的概念,当时美国通过中小企业创业成功走出了石油危机。之后,有研究表明德国之所以能走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危机,也与失业人员自主创业、大量的中小企业的诞生有关(Fritsch and Wyrwich,2014)。实践层面的成功经验使得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创业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McCann and Oxley,2012;Fairlie,2013)。

关于创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大多数研究都落脚于创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上,目前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主要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观点认为创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线性的。王琨和闫伟(2016)利用1998-2013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回归发现创业能够显著地促进经济增长。Berthold和Gründler(2012)利用1980-2010年的跨国面板数据回归,结果表明创业能促进经济增长。Blanchflower(2000)利用1966-1996年OECD中23个国家的数据进行回归,发现自我雇佣会抑制经济增长。

Shane(2009)认为创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非常小,因为创业成功的企业微乎其微,而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创业失败,这些创业失败的企业对经济增长并没有贡献。

另一类观点认为创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非线性的。Carree 和 Thurik(2008)认为创业对经济绩效(就业率、GDP 增速和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创业会增加就业,即有正向作用;第二阶段,一段时间后,一部分企业会被淘汰,即有负向作用;第三阶段,创业在长期来看,会通过创新和增加竞争促进经济增长,即有供给层面的正向作用。Acs 和 Szerb(2008)构建了一个由 26 个变量合成的测度创业水平的指标,研究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创业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 S 型关系。Wennekers 等(2005)使用 37 个国家和地区 2002 年的截面数据回归,发现创业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 U 型关系。

综观现有的国内外文献,存在两个方面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究:

第一,大多数文献只是简单地分析了创业发生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种方式过于粗糙。创业的内涵非常丰富,单纯地研究创业发生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很容易忽视了创业本身异质性带来的差异,从而导致实证结果存在分歧。比如,为了维持生计提供与其他卖家相同或者相似的产品或者服务的创业,并不能提高创业者的核心竞争力,有时甚至不如作为被雇佣者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大。

第二,大多数研究集中于分析创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缺少对经济结构影响的讨论。经济发展的实质应该是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升级,不触及影响经济结构的创业只是流于表象,缺乏竞争力和可持续性。因此,研究创业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更有现实意义。

三、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一) 理论框架

本文的理论框架是在 Aghion 和 Howit(1992)破坏性创新模型的基础上构建的,主要做了两点拓展:第一,将创业纳入分析框架,并且区分为创新型创业和一般型创业;第二,分析了不同类型的创业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虽然学界对经济发展的定义还未达成一致意见,但是,从现有的研究来看,经济发展不仅包含量上的增长(Lucas,1988),即经济增长,还包括质上的改进,比如对于经济体而言,能引导资本向更加具有创新、提升生产率的方式转型(Schumpeter,1934);对于个人而言,能扩展个人的可行能力从而改善其生活品质(Sen,1999)。所以,本文选取了经济增速、产业结构以及收入分配三个维度衡量经济发展。

假设一个经济体中,有劳动力、消费品和中间品三类可以交易的实体。劳动力包括两种类型:一种是无技术劳动力,只从事消费品生产;另一种是技术型劳动力,既可以在中间部门工作也可以在研究部门工作。经济体的均衡状态是由中间品商、研究部门、消费者的决策共同决定的。每一个均衡状态有其对应的均衡工资、利润、研究部门人数、技术进步率和创新发生率。创新来源于研究部门的研发,当创新发生时破坏经济体原有的均衡状态,并形成新的均衡。同时,由于创业者通常没有能力单独成立研发部门,因此,假设经济体中研发部门的雇员就是老板,这样其收入才能最大化。

假设创新服从泊松分布,参数为 $\lambda\varphi(s)$, λ 是一个常数, φ 是一个规模报酬不变的凹函数, s 是研发部门技术劳动力的人数,满足 $\varphi(0)=0, \forall s \geq 0, \varphi'(s) > 0, \varphi''(s) \leq 0$ 。根据创业企业有无提供新的产品或者服务,将创业分为两类:一类是创新型创业,其由于能够提供新

的产品或者服务,具有一定的市场定价权和竞争力;另一类是一般型创业,由于其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具有同质性,准入门槛较低,是价格接受者。假设经济体有 N_1 个创新型创业企业, N_2 个一般型创业企业, $N=N_1+N_2$, 创新型企业的创业者既是老板也是自身研发部门的技术劳动力,假设 $N_1=\hat{s}$, $\hat{s}$ 是经济体达到均衡状态时研发部门的技术劳动力人数。

1. 创新型创业对经济增速的影响

根据 Aghion 和 Howit (1992) 破坏性创新模型的设定,经济体的平均增长率 (AGR) 的决定如下:

$$AGR = \lambda \varphi(\hat{s}) \ln \gamma \quad (1)$$

令 $\alpha = N_1/N = \hat{s}/N$, 那么 α 代表创新型创业企业占比,代入 (1) 式中,可得:

$$AGR = \lambda \varphi(\alpha N) \ln \gamma \quad (2)$$

当 N 不变时, $\frac{\partial AGR}{\partial \alpha} > 0$, 即创新型创业占比的增加会提高经济体的平均增长率。

2. 创新型创业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当研发部门的技术劳动力增加时,也就是创新型创业企业数增加,会对三大产业的构成结构产生影响。假设 $y = y_1 + y_2 + y_3$, y 代表总产值, y_1 、 y_2 、 y_3 分别代表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产值。令 $\beta_1 = y_1/y$, $\beta_2 = y_2/y$, $\beta_3 = y_3/y$, β_1 、 β_2 、 β_3 分别代表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产值占总产值比重。那么, β_1 、 β_2 和 β_3 应该都是关于创新型创业企业占比 α 的函数,即 $\beta_1 = f_1(\alpha)$, $\beta_2 = f_2(\alpha)$, $\beta_3 = f_3(\alpha)$ 。由于创新型创业的发生多是存在于非农产业,所以当创新型创业企业占比增加时,农业占比会下降,非农产业占比会增加,即 $\partial \beta_1 / \partial \alpha < 0$, $\partial (\beta_2 + \beta_3) / \partial \alpha > 0$ 。不过,由于非农产业既包括工业也包括服务业,难以确定创新型创业企业占比的提高是促进了工业还是服务业的发展。

3. 创新型创业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改善收入分配结构就是缩小收入差距的过程。由于创新型创业可以通过创新破坏原有的垄断均衡,获得超额利润,所以其技术劳动力的收入也会提高。当市场中创新型创业占比增加时(前提是其他条件不变),会缩小收入差距,改善收入结构。而一般型创业由于进入门槛太低,只是价格的接受者,对缩小收入差距没有太大的影响。

因此,收入分配应该是关于创新型创业占比的函数, $D = g(\alpha)$, D 代表收入差距,并且, $\partial D / \partial \alpha < 0$, 即随着创新型创业企业占比的提高,收入差距会缩小。

(二) 实证模型与变量说明

根据理论框架,实证模型采用面板模型,具体设置如下:

$$edevelop_{it} = \alpha_0 + \alpha_1 entrtype_{it} + X'_{it} \gamma + \alpha_i + u_{it} \quad (3)$$

(3) 式中: $i = 1, \dots, 35$; $t = 2002, \dots, 2013$; α_i 是与时间无关的误差项, u_{it} 是随时间变化的误差项。 $edevelop_{it}$ 分别代表经济发展的三个维度,包括经济增速 $\ln GDP_{it}$ ^①、产业结构(非农产业占比 $nonagripr_{it}$ 、服务业占比 $servicepr_{it}$ 、工业占比 $industrypr_{it}$ 、农业占比 $agripr_{it}$) 和收入分配 $gini_{it}$; $entrtype_{it}$ 表示创业类型,包括创新型创业占比 $ownstpnw_{it}$ 和一般型创业占比 $geownstp_{it}$ 。

①当被解释变量为对数形式时,解释变量的参数估计值衡量的是解释变量每变化一个单位,被解释变量增长率的变化,所以用 GDP 的对数 $\ln GDP$ 表示经济增速。

X'_{it} 表示控制变量,包括文化水平(中学入学率 $enrollsec_{it}$ 和小学入学率 $enrollpri_{it}$)、经济水平(通货膨胀率 $inflation_{it}$ 、FDI 对数 $lnfdi_{it}$ 和出口占比对数 $lnex_{it}$)以及环境状况(CO_2 排放量 CO_{2it})。^① 由于数据限制,本文的控制变量主要从各国的文化、经济、环境三个方面进行了控制,以降低由于国家自身发展差异带来的内生性。变量的具体含义和计算方法如下:

(1) 经济增速 $lnGDP_{it}$:指的是国家 i 在时间 t 的 GDP(单位为美元)的对数值。

(2) 非农产业占比 $nonagripr_{it}$:指的是国家 i 在时间 t 的非农产业(工业和服务业)产值除以 GDP 的百分比(%)。

(3) 服务业占比 $servicepr_{it}$:指的是国家 i 在时间 t 的服务业产值除以 GDP 的百分比(%)。

(4) 工业占比 $industrypr_{it}$:指的是国家 i 在时间 t 的工业产值除以 GDP 的百分比(%)。

(5) 农业占比 $agripr_{it}$:指的是国家 i 在时间 t 的农业产值除以 GDP 的百分比(%)。

(6) 收入分配 $gini_{it}$:用基尼系数来度量收入分配,指的是国家 i 在时间 t 的基尼系数(%)。

(7) 创新创业占比 $ownstpnewr_{it}$:指的是国家 i 在时间 t 的创新创业企业除以所有创业企业的百分比(%)。创新创业企业提供有创新的产品或者服务。

(8) 一般型创业占比 $geownstp_{it}$:指的是国家 i 在时间 t 的一般型创业企业占有所有调查样本的百分比(%)。具体计算方式为用一般型创业企业占有所有创业企业的比值乘以创业企业占有所有调查样本的比值。一般型创业企业没有提供有创新的产品或者服务。

(9) 中学入学率 $enrollsec_{it}$:指的是国家 i 在时间 t 的就读中学阶段的人数除以官方公布的处于中学年龄的人数的百分比(%)。

(10) 小学入学率 $enrollpri_{it}$:指的是国家 i 在时间 t 的就读小学阶段的人数除以官方公布的处于小学年龄的人数的百分比(%)。

(11) 通货膨胀率 $inflation_{it}$:指的是国家 i 在时间 t 的 GDP 的平减指数(%)。

(12) FDI 对数 $lnfdi_{it}$:指的是国家 i 在时间 t 的 FDI(单位为美元)的对数值。

(13) 出口占比对数 $lnex_{it}$:指的是国家 i 在时间 t 的出口值占 GDP 比值的对数。

(14) CO_2 排放量 CO_{2it} :指的是国家 i 在时间 t 的 CO_2 的排放量,单位是立方吨。

本文使用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覆盖了 33 个国家,时间跨度为 2002–2013 年。依据最新公布的世界银行对不同收入水平国家划分的标准^②,样本可以分为两类: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其中,中等收入国家(9 个)有:墨西哥、中国、俄罗斯、秘鲁、南非、阿根廷、罗马尼亚、泰国和土耳其;高收入国家(24 个)有:丹麦、澳大利亚、克罗地亚、智利、比利时、法国、希腊、匈牙利、冰岛、芬兰、爱尔兰、德国、意大利、日本、拉托维亚、荷兰、挪威、斯洛文尼亚、瑞典、瑞士、英国、美国、西班牙、乌拉圭。

创新创业占比 $ownstpnewr_{it}$ 、一般型创业占比 $geownstp_{it}$ 来源于 GEM_APS 数据库中的个人数据加总合成的指标;经济增速 $lnGDP_{it}$ 、经济结构(非农产业占比 $nonagripr_{it}$ 、服务业占比 $servicepr_{it}$ 、工业占比 $industrypr_{it}$ 和农业占比 $agripr_{it}$)、文化水平(中学入学率 $enrollsec_{it}$ 和小学入学率 $enrollpri_{it}$)、经济水平(通货膨胀率 $inflation_{it}$ 、FDI 对数 $lnfdi_{it}$ 和出口占比对数 $lnex_{it}$)

^① 由于篇幅所限,实证部分没有列出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

^② 2015 年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为,人均 GNI $\geq 12\,476$ 美元的国家为高收入国家,人均 GNI $\in [1\,026, 12\,475]$ 美元的国家为中等收入国家,人均 GNI $\leq 1\,025$ 美元的国家为低收入国家。

以及环境状况(CO_2 排放量 CO_{2it})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World Bank)数据库。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基尼系数。其中,中国的数据来源是国家统计局,芬兰的数据来源是 OECD 数据库,澳大利亚的数据来源是澳大利亚统计局,美国的数据是采用 Frank 测算的关于美国收入不平等的数据^①,其他国家的数据则来源于世界银行。

表 1 给出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 1 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ownstpnewr_{it}$	354	41.28	17.70	4.89	97.53
$geownstp_{it}$	354	21.11	4.17	2.41	25.00
$\ln GDP_{it}$	354	3.66	1.65	0.09	7.28
$nonagripr_{it}$	353	96.30	2.82	86.62	99.38
$servicepr_{it}$	353	67.30	7.86	41.40	81.08
$industrypr_{it}$	353	29.00	6.34	15.57	47.40
$agripr_{it}$	353	3.70	2.82	0.62	13.38
$gini_{it}$	259	37.50	10.46	23.72	64.79
$enrollsec_{it}$	309	101.98	14.95	58.42	159.15
$enrollpri_{it}$	319	103.35	6.05	91.72	129.46
$inflation_{it}$	352	4.10	4.60	-5.39	30.74
$\ln fdi_{it}$	331	23.24	1.76	17.37	27.32
$\ln ex_{it}$	351	3.52	0.52	2.20	4.66
CO_{2it}	289	7.56	3.83	1.16	19.68

四、实证分析

根据实证模型的设置,本文分别给出了创新创业和一般型创业对经济增速、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的影响。并且,考虑到当国家的收入水平不同时,创业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也会存在差别,我们将样本又细分为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两组子样本,对比其回归结果的差别,以避免由于国家所处收入水平阶段的差异带来的内生性对结果的影响。

表 2 给出了创新创业和一般型创业对经济增速的影响。可以看到,在模型 1 中,创新创业占比对经济增速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创新创业占比每增加 1%,经济增速上升 0.347%。同时无论是中等收入国家(模型 2)还是高收入国家(模型 3),创新创业占比的提高都会显著地促进经济增长,并且中等收入国家创新创业占比的提高对经济增速的影响(0.274%)要高于高收入国家(0.173%)。而一般型创业占比的提高对全样本(模型 4)和中等收入国家(模型 5)的经济增速没有太大影响,对高收入国家(模型 6)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结果表明中等收入国家只有创新创业才能提高经济增速,而高收入国家则无论哪种类型的创业都能提高经济增速。这可能是因为高收入国家的经济结构已经处于较为合理的状态,其收入差距较小,劳动力报酬较高,只要提高就业率,就能促进经济增长。

^①参见 http://www.shsu.edu/eco_mwf/inequality.html。

表 2 不同类型创业对经济增速的影响

变量名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全样本	中等收入国家	高收入国家	全样本	中等收入国家	高收入国家
<i>ownstpnewr</i>	0.00347 *** (0.000532)	0.00274 *** (0.000754)	0.00173 *** (0.000453)			
<i>geownstp</i>				0.000514 (0.00176)	-0.00363 (0.00222)	0.00292 ** (0.00145)
观测值	251	59	192	251	59	192
<i>F</i> /Chi2 ^①	26.74	67.42	19.27	17.20	53.61	16.71
国家数	33	9	24	33	9	24
FE/RE ^②	FE	FE	FE	FE	FE	FE
控制变量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注：* 表示 $p < 0.1$, ** 表示 $p < 0.05$, *** 表示 $p < 0.01$ 。括号内是标准误。

表 3 给出了创新创业和一般型创业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从模型 7 可以看到,创新创业占比每提高 1%,非农产业占比增加 0.0111%。在本文的样本中,非农产业占比的提高主要是由服务业占比的提高带来的:创新创业占比的增加会提高服务业占比(模型 8)、降低工业占比(模型 9),并且服务业占比提高(0.0386%)的幅度大于工业占比下降(0.0275%)的幅度。而一般型创业占比的提高对产业结构的改变影响不显著。

表 3 不同类型创业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变量名	模型 7	模型 8	模型 9	模型 10	模型 11	模型 12	模型 13	模型 14
	非农产业	服务业	工业	农业	非农产业	服务业	工业	农业
<i>ownstpnewr</i>	0.0111 *** (0.00364)	0.0386 *** (0.0109)	-0.0275 *** (0.0101)	-0.0111 *** (0.00364)				
<i>geownstp</i>					0.00207 (0.0112)	-0.00673 (0.0340)	0.00880 (0.0311)	-0.00207 (0.0112)
观测值	251	251	251	251	251	251	251	251
<i>F</i> /Chi2	11.56	14.58	14.66	11.56	9.814	12.09	13.15	9.814
国家数	33	33	33	33	33	33	33	33
FE/RE	FE	FE	FE	FE	FE	FE	FE	FE
控制变量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注：* 表示 $p < 0.1$, ** 表示 $p < 0.05$, *** 表示 $p < 0.01$ 。括号内是标准误。

表 4 是不同收入水平国家创新创业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对于中等收入国家来说,创新创业占比的增加会提高非农产业占比(模型 15)、降低农业占比(模型 21)。而高收入国家创新创业占比对产业结构的改变影响不显著。对非农产业进行具体细分后,中等收入国家创新创业占比的增加对服务业占比(模型 17)和工业占比(模型 19)的影响虽然不显著,但是从符号来看,基本与全样本的回归结果一致,服务业占比会有所增加,而工业占比会下降。至于高收入国家创新创业占比对服务业占比(模型 18)和工业占比(模型 20)的影响,虽然都显著,但是由于数值相近、符号相反,所以在模型 16 中并不显著。

①当模型是固定效应(FE)时,报告的是 *F* 值;当模型是随机效应(RE)时,报告的是 Chi2 值,下同。

②FE 代表固定效应,RE 代表随机效应,使用豪斯曼检验选择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下同。

表 4 不同收入水平国家创新创业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变量名	非农产业		服务业		工业		农业	
	中等收入国家	高收入国家	中等收入国家	高收入国家	中等收入国家	高收入国家	中等收入国家	高收入国家
	模型 15	模型 16	模型 17	模型 18	模型 19	模型 20	模型 21	模型 22
<i>ownstpnewr</i>	0.0162** (0.00798)	0.00293 (0.00369)	0.0214 (0.0176)	0.0244** (0.0117)	-0.00299 (0.0168)	-0.0215* (0.0112)	-0.0162** (0.00798)	-0.00293 (0.00369)
观测值	59	192	59	192	59	192	59	192
<i>F/Chi2</i>	82.75	5.087	10.15	21.68	38.49	21.16	82.75	5.087
国家数	9	24	9	24	9	24	9	24
FE/RE	RE	FE	FE	FE	RE	FE	RE	FE
控制变量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注: * 表示 $p < 0.1$, ** 表示 $p < 0.05$, *** 表示 $p < 0.01$ 。括号内是标准误。

表 5 是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一般型创业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中等收入国家一般型创业占比的增加会降低非农产业占比(模型 23)、提高农业占比(模型 29)。高收入国家一般型创业占比的增加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不显著。

表 5 不同收入水平国家一般型创业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变量名	非农产业		服务业		工业		农业	
	中等收入国家	高收入国家	中等收入国家	高收入国家	中等收入国家	高收入国家	中等收入国家	高收入国家
	模型 23	模型 24	模型 25	模型 26	模型 27	模型 28	模型 29	模型 30
<i>geownstp</i>	-0.0395* (0.0214)	0.0113 (0.0115)	-0.0520 (0.0468)	-0.0140 (0.0368)	0.0113 (0.0460)	0.0253 (0.0352)	0.0395* (0.0214)	-0.0113 (0.0115)
观测值	59	192	59	192	59	192	59	192
<i>F/Chi2</i>	82.4	5.148	10.07	20.54	5.411	20.32	82.4	5.148
国家数	9	24	9	24	9	24	9	24
FE/RE	RE	FE	FE	FE	FE	FE	RE	FE
控制变量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注: * 表示 $p < 0.1$, ** 表示 $p < 0.05$, *** 表示 $p < 0.01$ 。括号内是标准误。

表 6 是创新创业和一般型创业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收入分配用 *gini* 系数来衡量, *gini* 系数越高, 收入差距越大。在模型 31 中, 创新创业占比的增加会显著地缩小收入差距, 创新创业占比每提高 1%, 会显著降低 *gini* 系数 0.0267%。并且, 创新创业占比的增加会缩小中等收入国家的收入差距(模型 32), 但是对高收入国家的收入差距影响不显著(模型 33), 这从某种程度上也验证了前文关于高收入国家收入差距较小的假设。一般型创业占比的增加对收入分配没有太大影响。

表 6 不同类型创业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变量名	模型 31	模型 32	模型 33	模型 34	模型 35	模型 36
	全样本	中等收入国家	高收入国家	全样本	中等收入国家	高收入国家
<i>ownstpnewr</i>	-0.0267** (0.0131)	-0.0625** (0.0278)	-0.00651 (0.0143)			
<i>geownstp</i>				-0.0446 (0.0405)	0.0232 (0.0719)	-0.0930* (0.0472)
观测值	197	51	146	197	51	146
<i>F/Chi2</i>	8.228	7.442	4.611	7.665	5.900	5.281
国家数	33	9	24	33	9	24
FE/RE	FE	FE	FE	FE	FE	FE
控制变量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注: * 表示 $p < 0.1$, ** 表示 $p < 0.05$, *** 表示 $p < 0.01$ 。括号内是标准误。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 2002–2013 年 33 个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首先分析了创新创业和一般型创业对经济发展(经济增速、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的影响,然后将样本分为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两个子样本分别进行回归。主要的结论有:

第一,创新创业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从全样本的结果来看,创新创业占比每增加 1%,经济增速上升 0.347%、非农产业占比提高 0.0111%、*gini* 系数降低 0.0267%。创新创业占比的增加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转型和降低收入不平等。

第二,一般型创业对经济增速、产业结构和收入差距没有明显影响。由于一般型创业所提供的产品或者服务较为同质化,没有竞争优势,对经济增速、产业结构升级、缩小收入差距的影响不显著也在情理之中。

第三,创新创业对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速、产业结构升级和改善收入差距都有显著的积极作用,但是对高收入国家的影响而言,只有在经济增速方面有促进作用,且促进作用不及中等收入国家。有可能是因为高收入国家的经济结构相对于其他国家已经处于较为合理的状态,比如一些发达经济体已经处于知识驱动型阶段,其劳动力价格较高,创业带来的就业率的提升本身就能促进经济增长。

根据本文的结论,主要的政策建议有:

第一,不能一味地强调高创业率,需要有意识地鼓励创新创业企业的成立。创业企业中有许多企业是为了维持生计而创业,这种创业虽然可以解决就业问题,但是对经济结构的转型并没有太大作用。所以,国家在鼓励创业的同时,需要着重培养创新创业企业。

第二,从人才培养和软硬件环境上给予创新创业企业政策支持。人才培养方面,不仅需要引进相关人才,比如吸引海外优秀人才、鼓励有经验的员工创业;还需要建立培养创新人才的机制,扩充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储备。软硬件环境方面,提供政策、制度、法律等方面的支持,建设相关的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为创业者提供更广阔的平台和更多的资源。

参考文献:

- 1.辜胜阻、曹冬梅、庄芹芹,2015:《让创业创新成为新常态经济的新引擎》,《金融时报》7月20日。
- 2.谭楚丹,2015:《中国迎来第四轮创业潮:个体崛起》,《21世纪经济报道》6月8日。
- 3.王琨、闫伟,2016:《创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经济与管理研究》第6期。
- 4.杨以文、周勤、李卫红,2018:《创新型企业试点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来自微观企业的经验证据》,《经济评论》第1期。
- 5.Acs, Z.J., and C.Armington.2004.“Employment Growth and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in Cities.” *Regional Studies* 38(8): 911–927.
- 6.Acs, Z.J., D.Audretsch, P.Braunerhjelm, and B.Carlsson.2005.“Growth and Entrepreneurship: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Max Planck Institute of Economics, Discussion Papers on Entrepreneurship, Growth and Public Policy, No.3205.
- 7.Acs, Z.J., and L.Szerb.2008.“A Complex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Context Index (CEC).” Working Paper, Faculty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Pecs, Mimeo.
- 8.Aghion, P., and P.Howitt.1992.“A Model of Growth through Creative Destruction.” *Econometrica* 60(2): 323–351.
- 9.Banerjee, A.V., and E.Duflo.2007.“The Economic Lives of the Poor.”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1(1): 141–168.

10. Berthold, N., and K. Gründler. 2012. "Entrepreneurship and Economic Growth in a Panel of Countries." Working Paper, Universität Würzburg, No.118.
11. Blanchflower, D.G. 2000. "Self-employment in OECD Countries." *Labor Economics* 7(5): 471-505.
12. Cantillon, R. 1755. *Essai Sur la Nature du Commerce en Generale*. In *An Essay on Economic Theory*. Edited by C. Saucier and M. Thornton. Auburn: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2010.
13. Carree, M.A., and A.R. Thurik. 2008. "The Lag Structure of the Impact of Business Ownership on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OECD Countries."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30(1): 101-110.
14. Drucker, P.F. 1985.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New York: Harper & Row.
15. Fairlie, R. W. 2013. "Entrepreneurship,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the Great Recession." Cesifo Working Paper, No.4140.
16. Fritsch, M., and M. Wyrwich. 2014. "The Effect of Regional Entrepreneurship Culture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Evidence for Germany." Jena Economic Research Papers, No.2014-014.
17. Henrekson, M. 2014. "Entrepreneurship, Innovation, and Human Flourishing."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43(3): 511-528.
18. Lucas, R.E. 1988.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2(1): 3-42.
19. McCann, P., and L. Oxley. 2012. "Innovation, Entrepreneurship, Geography and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s* 26(3): 373-376.
20. Schumpeter, J.A. 1934.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Inquiry into Profits, Capital, Credit, Interest and the Business Cycl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1. Sen, A. 1999. *Commodities and Capabilit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2. Shane, S. 2009. "Why Encouraging More People to Become Entrepreneurs Is Bad Public Policy."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33(2): 141-149.
23. Wennekers, S., A.V. Wennekers, R. Thurik, and P. Reynolds. 2005. "Nascent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4(3): 293-309.

What Type of Entrepreneurship Ca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s? Empirical Analysis from Cross-country Panel Data

Zou Xin

(Institute of Digital Finance, National School of Development, Peking University)

Abstract: As one of the new and important engines to build in the New Normal period of China,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bear the burden of promoting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exploring new areas of growth, as well as one of the key ways to implement supply-side reform. This paper uses cross-country panel data covering 33 countries from 2002 to 2013 to analyse the influence of innovative entrepreneurship and general entrepreneurship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ch includes three dimensions: growth speed,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income gap. Meanwhile, this paper divides the sample into two subsamples: middle-income countries and high-income countries. The main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firstly, innovative entrepreneurship can increase growth rate, enhance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and reduce income inequality. Secondly, general entrepreneurship has no effect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rdly, in middle-income countries, innovative entrepreneurship has positive effect on the increasing of growth rate,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he reducing of income inequality. Finally, this paper proposes advice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encourage innovative entrepreneurship to accelerate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and implement supply-side reform.

Keywords: Innovative Entrepreneurship, General Entrepreneurship, Economic Development

JEL Classification: O31

(责任编辑:赵锐、彭爽)